

英雄之地

徐剑 著

八百载长明灯，见证一代天骄忠诚卫士世代守护
三万顷漫天沙，抒写英雄后裔感天地铁血豪情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

王者之地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者之地 / 徐剑 著. — 重庆:
重庆出版社, 2012.10

ISBN 978-7-229-05715-2

I. ①王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08384号

王者之地

WANGZHE ZHI DI

徐剑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华章同人

出版统筹: 陈建军

责任编辑: 陈 丽

特约编辑: 徐宪江 杨佳凝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 出版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投稿邮箱: bjhztr@vip.163.com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77转810



重庆出版集团旗舰店
cqcbstmall.com 直销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5.25 字数: 200千

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楔子 古如歌领唱：葬我于鄂尔多斯高原

夜读《蒙古秘史》。京城夜空深邃如穹。繁星点点，像镶嵌在成吉思汗金鞍上的宝石，熠熠生辉；一合一绽，时亮时灭，犹如大汗一双穿透时空的蓝瞳，俯瞰大荒。

历史的罗盘指引着我，往鄂尔多斯高原，朝六盘山，千山我独行。

那天傍晚，大汗已病入膏肓。一代天骄金戈铁马的英雄岁月，到了落幕时刻。大汗的眸子如蓝天一样纯净，目光如炬，投向远方，投向高耸入云的六盘山。天高云淡，一群大雁盘旋于帐篷之上，清婉长鸣，继而翱翔天际，往大汗的故里飞去。

多少有点不太心甘啊。大汗端坐于大帐正中，睿眸穿越时空：西夏国城池已献，党项人称王百年的江山版图，像蒙古草原上的牛羊、女人和战俘一样，一一敬献在帐前。可是英雄迟

暮，生命犹如落在军帐上的夕阳，就要西坠，融入长夜。灭了西夏，只是一统天下的第一步啊。大汗还想率领蒙古男儿挥戈马上，灭金，报杀父之仇；再灭南宋王朝，扩大帝国版图，这可是统一中华的最后一战，成吉思汗却等不到这一天了。

那天黄昏，他躺在中军的虎帐里，周遭都是从最忠诚的部落挑来的达尔扈特勇士。

望断北归雁，英雄何时归？

游子总在归途？但是英雄之旅却是无尽的荒芜和孤独。

大汗博大的胸襟，泛起缕缕乡愁。

他挥了挥手，说：“再给我唱一曲古如歌吧。”

“遵命，大汗。”鄂尔多斯宫廷乐师躬身退出帐篷，召来戏班子。

乐师和歌手鱼贯而入，在大帐一侧席地而坐，支起马头琴，横过弓弦，只待大汗身边的管家下令。

贴身管家俯身下来，贴着大汗的耳朵说：“汗爷，先唱战神颂吧。”

大汗半睁半闭的双眸蓦地一亮，太阳般射向麾下的鄂尔多斯乐师班子群落。

拉马头琴，唱古如歌的乐师和歌手颤抖不已，一股暖流奔突全身，血也热了。

管家轻轻地点了点头，马头琴响了起来，高亢，激昂，恢弘，穿云破雾，飞向天穹。领唱的歌手一张国字脸庞，神情激昂，独唱起古如歌的序曲——

国家大厦是历史见证，

四个大大臣，是国家的栋梁。

……

站在一侧的歌手跟着引吭高歌：

天马像一匹神驹，
枣红色的神驹膘肥体壮，
跨上它，可以到任何想去的地方。
我们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，
大家在一起尽情歌唱。
……

古如歌一如今天的《歌唱祖国》一样，也是当时地道的主旋律，它一改蒙古长调的忧伤、凄婉、悲怆，曲调激昂、抒情、欢乐，听了让人心潮澎湃。

大汗的泪水涌了出来。神驹从天边踏云而下，落在草原上，要驮着他去那遥远的地方。一个帝王将相、王公大臣、贩夫走卒、歌伎银匠的灵魂和肉身都要去的天堂。

也许大汗的肉身会寂灭，可是灵魂却能永远活在蒙古高原，活在鄂尔多斯这片神奇的大地上。

当年，大汗挥兵西去，饮马黄河，驰骋在鄂尔多斯高原上，越过阿尔巴斯山。

一曲歌毕，又颂一曲。颂过苏勒德白纛（国旗），再歌黑纛（军旗），唱得大汗英雄之泪怆然而下。一直倚在睡榻上的他，从沉醉中醒来，拭去泪痕，说：“本汗爷，征战半生，时日无多，不是战死沙场，便是回归故乡。给我唱一曲怀念故乡的长调《什拉滩》吧。”

汗爷思念故乡了。

66岁高龄，成吉思汗率领十万大军，最后一次攻打西夏国。三儿子窝阔台、小儿子拖雷随军出征。

秋风草叶黄，正是狩猎时。出征的战鼓已经擂响，这是大汗马背生涯中的最后一次远征。到了木纳山（阴山）以南，天下黄河从云间落下，内弯成弓形，又似一个鹰嘴，蒙古语称“木纳火失温”，意为木纳山嘴。阴山之南，便

是黄河南北的广袤草原，即今日的鄂尔多斯地界。大汗驰目远眺，天上草原奔来眼底，一派风吹草低见牛羊盛景，并有梅花鹿跃然其间。大汗不由得心生感叹：“这里是梅花鹿儿栖身之所，戴胜鸟儿育雏之乡，衰落王朝的振兴之地，白发老翁的享乐之邦。”

右翼万户长征然，没想到一生马背征战的汗爷会有如此风雅的诗人感叹，问道：“大汗，此地将来可以做什么？”

“将亡之国可以寨之，太平之国可以营之，耄耋之人可以息止。”

随军史官记下了这段话。

大汗的目光仍然被这片广袤无边、山脊连绵的大地吸引，他惊呼道：“宝地，宝地！葬我于此，我的灵魂便可永生！”

一言成谶。草原上的太阳，总有一刻要回归草原的怀抱，它落在鄂尔多斯高原上了……将近八百载的历史长河，在这块神奇之地应验般地发生了兴衰成败的英雄故事。

那天阿儿不合（今阿尔巴斯）山在望。大汗渡过如弓的黄河，已是冬天。下雪了，阿尔巴斯山脉覆盖着一层冰雪。

大汗盘马山崖，俯瞰荒野。山坡上，阿尔巴斯白绒山羊还在悠然吃草，一群野马却从大漠上奔驰过来。

“勇士们，谁套住它们，我有重赏！”大汗马鞭一挥，英雄不减当年。

威猛如虎的蒙古勇士驰马狂飙而去。大汗也策马下山，加盟围猎。

野马群被越围越小了。突然一匹白骏马跃出马群，昂然长啸，如大汗的长剑划破天幕。只见那匹白骏马蹄踏雪尘，跃然腾空，风驰电掣，如风雪滚滚，朝着中军黑纛冲了过来。大汗的坐骑青豹花马受惊了，一跃而起；马背上的大汗太专注了，凝眸神驹，疏于防备，不慎坠落马下，受了重伤，被抬进帐中静养。

左翼万户长劝道：“汗爷，撤退吧。西夏人筑城而居，跑不了，不如等你伤好了再打。”

大汗摇头说：“不可。我与党项人交兵多次，互有胜败，此时若我军一

撤，西夏人会视蒙古军畏怯。此战关乎蒙古帝国的江山社稷——灭了西夏，才能最后彻底荡平金朝和南宋。”

左翼万户长说：“野孤岭一战，金军精锐之师已经消耗殆尽；我军占领中都（北京）后，金皇室王公逃之夭夭，蜷曲到开封去了。荡平弱金，指日可待。”

“西夏屡降屡叛，剿灭了它。”大汗挥了挥手说。

于是，大汗带伤进攻西夏国。蒙古铁骑朝着西夏领地滚滚而去。

翌年六月，伤重未愈的大汗在六盘山避暑养伤，将士们则向西夏王国的灵州（朵儿蔑该城）合围而去。

李元昊所创的百年江山岌岌可危，破城之时指日可待。眼见大势已去，最后一位西夏王捧着国玺，向成吉思汗俯首称臣。

就在西夏王率臣民投降两个多月后，成吉思汗已步入生命的黄昏，如七月流火，生命的天空有一颗颗流星滑过天幕。在授予小儿子拖雷为监国之后，大汗只等最后落日的降临。

日落的时候须有马头琴伴奏。

马头琴再次响起。

《什拉滩》哀婉的长调，如剑戟凌空一耀，像蒙古包的炊烟一样飘向苍穹，划过黄昏的天幕。如虹，如闪电，蟒舞九天，飞向远方，飞回家乡，落在心爱的人住的帐篷上。

也是这样一个秋天的夜晚，在鄂尔多斯市鄂前旗，胖美人歌唱家其其格，为我唱了这首成吉思汗最爱听的《什拉滩》。

其其格是乌兰牧骑歌手，国家二级演员。她的歌声似百灵，如天籁，悠扬的长调，就像大汗挥戈天下的长号，撞击着每个勇士的心扉，也震撼了我。

尽管我听不懂其其格唱的蒙古语，但是凭借着16岁就当兵的经历，我感觉到，这是一个战士坐在战场上歌唱，有点四面楚歌的哀婉和感伤。

乡愁的天空突然离我很近。

其其格一曲终罢，我才发现自己的泪水已不知何时涌了出来。

我站起身来，将敬酒的银碗捧在手上，请服务员斟满一碗河套王酒，朝其其格走了过去，虔诚献上。“美酒敬美女。”其其格粲然一笑，樱桃小嘴绽成了一朵花。花张开了，只待琼浆玉液。她仰起头来，一饮而尽。

拭去眼角的泪珠，我对其其格说：“请将《什拉滩》的歌词大意，说给我听听吧。”

鄂前旗接待办赛音吉日格拉主任是蒙古族人，曾是乌兰牧骑的马头琴手，他不仅待客周到，主持节目也不逊央视名嘴。他接过其其格的话筒，对我说，尊敬的徐作家，《什拉滩》的故事，让我来讲。那是成吉思汗麾下的一名士兵，在攻打西夏国的时候，受了重伤，躺在什拉滩上，伤口流了一天血，怎么也止不住；流到黄昏，血染什拉滩，天空都红了，与夕阳融为一体。也许天黑了，血就会流光，生命之日便会随着黑夜而降落。于是，他将战袍解开，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，在羊皮战袍的里面，写下了羊皮书《什拉滩》。

赛音吉日格拉主任说，歌词的大意是：战士思念家乡，家乡隐没在云层之上，拂照在蒙古大地的斜阳啊，西风战马，请将大汗的士兵思念家乡和情人的情歌捎上。

那个勇士在羊皮袍上写下血染的歌词，便挪动躯体，朝着日落方向，朝着自己家乡，伴着帐篷里传来的马头琴的琴声，唱起蒙古族长调《什拉滩》。他唱了一遍又一遍，歌词哀婉，旋律忧伤，乡愁袅袅，撞击着每个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勇士心灵，于是所有的将士都跟着这个士兵唱了起来。

“哪里在唱歌？”大汗当时坐在帐篷里饮酒。

“报告汗王，是士兵们在什拉滩上唱歌。”

“不会是汉人的四面楚歌吗？”

“不是。是汗王麾下的勇士在思念故乡。”

“我也思念故乡啊。”大汗说，“只要统一中原，统一天下，我的勇士们就可以凯旋故里，与亲人团聚。”

“是！汗爷。”

未曾实现统一中原梦的大汗就要离去。

归去来兮。英雄即将归去。此刻，大汗已无遗憾：从肯特山出发，他统一蒙古部落；缔造的一支无敌于天下的蒙古铁骑，从蒙古高原铿锵而来，狼烟四起，黄尘滚滚，灭了金人，再攻西夏；最后的目标则是马踏江南，让铁骑所到之处悉数成为蒙古人的牧场。

可是大汗看不到这一天了。

六盘山的奇寒，让坠马而伤的大汗从此一病不起。

听过蒙古歌手唱的古如歌和长调后，夕阳西下，天幕黯淡，黑夜潮水般地涌进帐篷。大汗回光返照，生命稍纵即逝。他半倚的身体躺了下来，手脚渐凉，气若游丝。

“大汗！汗父！阿爸！”拖雷监国扑上前去。

成吉思汗以英雄之姿，下了最后一道谕旨，说：“众爱卿听令，我死后，拖雷可做大蒙古国的监国。”

群臣高呼：“遵旨！”

此时，成吉思汗只剩最后一口气了。

“快将白骆驼毛拿过来，吸住汗父的最后一口气！”拖雷喊道，“留住大汗的灵魂！”

一个巫师扑了过来，将白色骆驼毛捂到成吉思汗的鼻子上。

大汗的最后一口气，吸进白骆驼毛中，灵魂附于其中，肉身则溘然长逝。

“灵魂活了！大汗的灵魂活了！”巫师虔诚地捧着吸住大汗最后一口气的白骆驼毛，走到一个镶银的箱子面前，打开箱盖，将白驼毛放了进去，将一个游荡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伟大灵魂，还有汗爷出生时的脐带一并放了进去，再套上银箱，一个套一个，一下子套了四个箱子，一把铜锁、一把铜锁地锁了起来。四把钥匙，分别交给四位达尔扈特人的达尔古。

大汗身躯寂灭了，可是灵魂却已经永生。一个大英雄的灵魂从此游荡在辽阔的鄂尔多斯高原。

那时的蒙古民族崇信萨满教，敬奉天地鬼神，期待死后能与蓝天白云、广漠草原融为一体，看重灵魂再生，不屑于内地的人土厚葬。不论王公贵族，抑或芸芸众生，人之将死，只要用白驼毛放在鼻子上，吸住最后一口气，就认为挽住了一个人的灵魂。而逝者的遗骸，则用牛车、马车拉到草原深处，将肉身放进一棵掏空了树心的大树，然后放入新挖的坑中。一抔黑土掩埋之后，蒙古族人再挥舞牧鞭，驱赶牧马，围着新坟，一圈又一圈地来回奔驰。马踏新土，复为平地，新坟从此成为大地上的一粒尘埃，不留半点痕迹，无法寻找，没有汉地的树碑立传、墓志铭之类万古不朽的标志。灵魂活着，才会永恒，才会永远活在亲人、族人和部落的中间，千秋万代。当战争袭来，或者草场需要轮牧时，蒙古人就带上逝者仍然活着的灵魂，赶着羊群和牛马，带着心爱的女人，走向远方，走向另一片天上草原。

如今，汉地乃至国外一些蒙古学者一直在执著地寻找成吉思汗掩埋之地，这让蒙古高原上的蒙古族专家备加反感。可是前者却我行我素，仍在执拗地追寻大汗的王陵。有时，我觉得可笑。

成吉思汗究竟葬于何处？其实，按照蒙古汗王秘密下葬的安葬习俗和见送葬者必杀无疑的传统，离成吉思汗去世最近的蒙古族历史文学名著《蒙古秘史》，最有可能记载翔实。这本书成书年代离铁木真去世仅13年，可是对其葬地，只字未提。

南宋理宗嘉熙年间，奉命到蒙古地区考察的汉使彭大雅和徐霆合著的《黑鞑事略》，第一次提及成吉思汗葬地在“泸沟河之侧，山水相绕”。这部书成书年代，距大汗驾崩也才11年。

《元史》成书于1370年，书中有《太祖记》，距成吉思汗辞世143年，说“葬于鞏谷”。

继《蒙古秘史》以后，又有另外两部蒙古历史名著《蒙古黄金史纲》和《蒙古源流》，成书于17世纪，也都有提及。前者采取两种说法，一说葬于“不面罕—哈里墩”，一说葬于阿尔泰山之阴，肯特山之阳，名为大鄂托克的地方。

《蒙古源流》作者沙囊车辰，系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，他采用后一种说法。

而马可·波罗是见过忽必烈的外国人，他在《马可·波罗行记》中说“一切大汗和君主之一切后裔，均应葬于阿勒台山上”，与《蒙古源流》说法一致。

成吉思汗真身究竟藏于何处？

20世纪初，著名蒙古学者、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张相文认为，成吉思汗藏于鄂尔多斯伊金霍洛。而另一位蒙古学者屠寄则针锋相对，说葬于外蒙古克鲁伦河曲之西、土拉河之东，肯特山之阳。

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

成陵专家旺楚格先生却不以为然。他说争论真身葬于何处，对于蒙古民族，毫无意义。

那天清晨，曙色初露，旺楚格与我相向而坐，闪烁着一双蒙古人特有的小眼睛。一轮从东山升起的秋阳，斜射进来，泻在东胜区一家温州人开的茶馆里。我喝着故乡的普洱茶，茶雾袅袅中，听旺楚格说起蒙古人的葬礼。

旺楚格先生操一口北方普通话，字正腔圆。他说蒙古人只重灵魂，不重肉身，王公贵族、黎民百姓，概莫能外。

大汗也不能脱俗吗？

只要是蒙古人，都不能脱俗。

我明白了。听了旺楚格长长的叙述后，我明白了一个理：成吉思汗的墓地，永远也找不到，任何为文化搭台、经济唱戏的寻找，皆徒劳无益。

鄂尔多斯山冈上的阳光斜射进来，晨曦冉冉腾腾，室内的殷红色渐成金箔之色。此刻的阳光，也就是大汗下葬那天早晨的阳光吧——

成吉思汗的遗体被战车载着，朝着鄂尔多斯高原，朝着蒙古高原，绝尘而去。

灵车之后，蒙古军队的千军万马缓缓紧随，古如歌激越昂扬，长调悠长肃穆，马头琴婉转低泣，万千将士皆在恸哭。还有大汗的臣民、女人和孩子们，长长的队伍，车辚辚，马萧萧，悲号入云霄。

终于走进草原深处，草原深处的天堂。

拖雷监国喊了一声“停”。

大汗的灵车戛然停下。

几个达尔扈特人一跃而出，挥动剑戟、长缨、利斧、大刀，往草原的心脏，直刺而下，瞬间便挖出一个坑。

“起灵！”

战车上灵棺被抬了下来，那是一个空心大胡杨，大汗的遗体就装在树心之中。蒙古勇士缓缓扛起，迈着军人步履，走向葬地。

古如歌唱起来，白纛国旗祭，黑纛战神祭，祭师在——祭奠。

长调萦绕天空，浮在百灵翅膀之上，驮在大雁的长颈上，拴在雄鹰的双翼上。勇士归乡，英雄归家，家就在万里草原上。

在马头琴的战马奔腾中，鄂尔多斯卫兵扛着成吉思汗的遗体，来到草原的墓穴前，轻轻地放了下去。万千将士拥上来，每个人都将一抔土倒进了大汗墓穴。一粒尘埃，一抔黑土。人似风尘一粒尘埃，生时落在沙粒上赤条条而来，睡在小草之上；死时也该赤裸裸入土为安，融入大地，魂归草原。

将士走过了。

成吉思汗的葬身之地，被尘土掩埋了。拖雷用战袍兜着肯特山之土，撒在汗父的坟上，然后向全军将士挥了挥手，喊道：“万马踏坟！”

万马长啸。风尘滚滚。

大汗麾下勇士纵马而驰。如狂潮，如风暴，滚滚铁骑，旋转成一道狂飙，一个飓风弧线，围着汗爷埋葬的圆心，马踏黄土，踏成了鄂尔多斯高原，踏成了蒙古高原。

万马踏过。

苍生踩过。

大汗真身与鄂尔多斯高原，与蒙古高原亘古一体，什么地标也看不出来了。

祭师突然喊道：“将白骆驼的幼仔牵过来！”

一个达尔扈特勇士，走进骆驼群，牵过一头不到一岁的小白驼。

在被万马踏平的草原中心，祭师挥舞长剑，朝着小白驼的长颈斜刺而去！寒光闪闪，青镗溅血，小白驼长啸一声倒地，血流成溪，染红这块大汗的长眠之地。

将士散去了，朝着金国燕京城，浩浩荡荡而去。

苍生散去了，回到自己的蒙古包，等着远征的儿子、丈夫归来。

唯有那一群白骆驼留下了，在母驼的率领下，嗅着幼驼的气味，寻找那血腥气，流着泪水，终日不离，终年不弃。

800年流逝，凡有白骆驼悠然吃草的地方，就可能是掩埋大汗的圣主之地。

在鄂尔多斯高原，我看到的白骆驼最多。

在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，我也看到白驼在沙地上匆匆走过，成群结队地徜徉在胡杨林中。

而走过西居延海，再往前走，便是国界，离蒙古国的肯特山不远了。我又看到白驼的身影。

葬我于鄂尔多斯之上。

葬我于蒙古高原之上。

葬我于肯特山之上。

大汗也许会埋在每一个该埋的地方，可是他的灵包（亦叫八白宫），却留在了鄂尔多斯。

一个改变世界的大军事家，一个伟大的战士，一个真正的军人，一个王者的灵魂，便永远活在鄂尔多斯这片王者之地。

2007年仲秋，我第一次踏上鄂尔多斯，走进成陵，伫立在八白宫前，面对吸附着大汗最后一口气的灵包，骤然下跪，以一个16岁就当兵的军人之身，向成吉思汗大帝的雄魂磕了三个头。

站起来的时候，我向一代天骄行了一个神圣的军礼。

目 录

楔子 古如歌领唱：葬我于鄂尔多斯高原

第一本 古如歌：开天辟地

第一折 鄂尔多斯名片 / 3

达尔扈特人的前世今生 / 3

传教士——田清波让鄂尔多斯走向世界 / 10

女愚公——殷玉珍的沙缘 / 17

洋愚公——远山正英的中国沙漠情结 / 25

第二折 坚守岁月 / 34

八百载长明灯不灭 / 34

骑士寻找大汗八骏 / 42

走不出百里沙山 / 50

十二连城和四代黄河艄公 / 57

第三折 成陵往事 / 64

烽火年代 成陵告急 / 64

茫茫西迁路 / 71

头饰如魂 / 78

第四折 王者之地 / 86

匈奴王的牧场与华夏边疆 / 86

大夏王城统万天下 / 90

乌兰活佛转世灵童 / 100

第二本 呼麦合奏 光荣梦想

第一折 绿满沙山 / 109

人间奇迹——穿沙公路 / 109

沙大王修成正果 / 115

漫赖乡沙柳满山 / 121

鄂尔多斯的印堂亮了 / 127

第二折 黄河岸边 / 133

西口古渡：哭板 家住太原 / 133

两部蒙古史学名著同一个故乡 / 139

消失的村庄没有乡愁 / 149

第三本 马头琴独奏 崛起高原

第一折 黄河青山 / 159

谁掘百井当乡关 / 159

阿尔巴斯白绒山羊四百年不衰之谜 / 165

第二折 城郭之重 / 174

套住百年王致和的智者 / 174

一条秦直道与遥远的蹄声 / 182

第三折 谁是英雄 / 188

最大版图 / 188

成陵回归之旅 / 195

祭师与他的喇嘛儿子 / 199

第四本 剧终 长调 一本巨著

一部历史剧与一个城市的文化之梦 / 211

一个女雕塑家与四座山一样的丰碑 / 217